

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

陈育宁 主编

西夏语音研究

张竹梅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史金波(1)
第一章 绪论	(1)
一 作者与版本	(1)
二 体例、性质、成书缘由	(3)
三 材料和方法	(6)
四 关于构拟	(7)
第二章 西夏语的声母系统	(9)
一 重唇音一品:帮 滂 並 明	(10)
二 轻唇音二品:非 敷 奉 微	(21)
三 舌头音三品:端 透 定 泥	(25)
四 牙音五品:见 溪 群 疑	(38)
五 齿头音六品:精 清 从 心 邪	(48)
六 舌上音四品:知 彻 澄 娘	(59)
七 正齿音七品:章 昌 船 书 禅	(62)
八 喉音八品:影 晓 匣 喻	(72)
九 舌齿音九品:来 日	(82)
十 西夏语声母表	(93)

十一	西夏语声系的特点	(94)
第三章	注音汉字添加符号研究	(95)
一	汉文复字注音形式	(96)
(一)	尼× 泥× 壘× 泥 _合 × 你×	
(二)	鱼× 宜×	
(三)	夷× 移×	
(四)	日× 力×	
(五)	丁谷 直谷 西倾(顷) 极枷 其贾 妻 _合 娄	
二	注音汉字添加符号	(114)
(一)	在注音汉字的左上角添加“。”符号	
(二)	在注音汉字的上下角添加“。”符号	
三	在注音汉字的右下角添加“合”“轻”“重”等字	(124)
四	有关西夏语声系的问题与思考	(125)
第四章	西夏语的韵母系统	(127)
一	西夏语韵系分析	(128)
二	西夏语韵表	(280)
三	关于西夏语韵系的构拟	(308)
四	西夏语韵系特点	(309)
五	有关西夏语韵系的问题与思考	(311)
参考文献	(319)
附录	《番汉合时掌中珠》影印件	(321)

序 言

史金波

西夏是中古时期的一个多民族王朝，立国西陲近两个世纪，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画卷。其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自称弥，汉译为“番”或“蕃”。其语言为“蕃语”，后世称为西夏语。西夏在建国前创制了记录蕃语的文字，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时期用西夏文记录的文献很多，但由于元代修史时未修撰西夏史，西夏史料大部散失，文献朽毁散失殆尽。随着西夏的灭亡，党项人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当中，作为一个民族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在近代已经找不到一个能说西夏语的人，找不到一本用西夏文书写的书籍，西夏几乎成了神秘的王朝。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大批西夏文献的发现和西夏研究的进展，被历史遗忘的西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那忽兴忽衰的曲折历史，亦番亦汉的民族文化，崇儒佞佛的多元信仰，都吸引着专家们孜孜不倦的求索探寻。

1909年以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大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他们将我国这批珍贵遗物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爱尔米塔什)。黑水城出土文献，卷帙浩繁，有八千多个编号，内

容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包括了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书、文学、宗教、天文、历法、医学文献,以及译自汉文、藏文的文献,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这些文献不仅从多方面体现出西夏历史文化的内涵,还反映出西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表明了西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其学术价值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当时得到这些重要文献的俄罗斯专家们,并不懂得西夏文,但其中有一本书被首先拣选出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本书上的字是西夏文、汉文对照的,通过它可以解读无人可识的西夏文。这本书就是《番汉合时掌中珠》。

这部《掌中珠》是番、汉语文对照的词语集,编著者是西夏仁宗朝番人骨勒茂才,成书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其中每一词语都设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的相应译音字。显然作者的目的是为便于番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这是一部立意高远,结构巧妙,编著精审的奇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双语双解词典,当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现在又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本书作者张竹梅同志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这部奇书。

《掌中珠》出现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西夏境内除党项族外,还有汉族、回鹘、藏族等。西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会,党项族和汉族两个主要民族的交流和吸收成为西夏文化的主要特点。正如《掌中珠》序所云:“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掌中珠》的编撰适应了当时民族交流、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掌中珠》有多种版本,为什么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都发现有《掌中珠》。

西夏时期《掌中珠》得到广泛传播,数百年后又依靠它去解读

业已死亡的西夏文,当前学习西夏语文的人也无不以《掌中珠》作为入门的锁匙。更由于它有西夏文和汉文的互相注音,便成了研究、构拟西夏语音的最重要资料之一。

对西夏语音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初黑水城文献发现不久就开始了。专家们通过《掌中珠》解读夏、汉字对音,通过《音同》了解西夏文的声类,通过《文海》求索西夏韵母和声调。将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并构拟西夏语音则使西夏语音的研究更趋完善。然而解读死亡已久的西夏语音并非易事。比如《掌中珠》的注音是方块字对方块字的对注,不是音素注音,因而难以作到十分准确。为了相对的准确,《掌中珠》的作者采用了双字注音、加添符号等方法。但后世学者对这些变通方式却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早期国外曾有专家把自右而左读的双字注音误为自左而右读,当然是无功而返;后又有国内专家把注音汉字角上的小圆圈视为声调的标志,也是误入歧途。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包括西夏语音构拟在内的西夏语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西夏语音体系在逐步建立。但是国内外专家对西夏语音体系的认识并不一致,仅语音构拟方案就有四五种之多,使人莫衷一是。这一方面说明西夏语研究备受关注,同时也显示出专家们对西夏语音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

张竹梅同志长期从事音韵研究,对西夏语音情有独钟,曾发表多篇有见地的论文,颇有建树。这部《西夏语音研究》是她对西夏语音研究的系统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她在研究西夏语音时,着重利用西夏文献《掌中珠》所提供的内证材料——西夏文的注音汉字,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穷尽式研究。通过对这些注音汉字条分缕析地逐字分析比较,论证并构拟出西夏语的音系面貌。细致客观地分析处理夏汉对音材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比如在研究西夏语韵母系统时,首先囊括所有的西夏字词于 105 韵下,然后于各韵下排比所隶属的注音汉字,通过分析这些注

音汉字的声、韵、调及其音韵地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再参照《唐五代西北方音》,从语音发展趋势的角度考虑,确定该韵的韵母类别及构拟依据。论之有理,持之有据。本书正是在充分利用内证材料的基础上,透过夏汉文字对音的表象,探究西夏语音的本质特征,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罗列材料,得出表象结论。

采用多方位、多角度的对照,兼顾多因素的综合考察,注重音理分析,是本书的又一特点。比如西夏语声母系统中,列入西夏语九品舌齿音的汉语邪母、禅母的注音汉字,是否表示西夏语的齿头浊擦音和正齿浊擦音呢?通过分析这些西夏字在《音同》中的隶属关系,在注重其注音汉字语音属性的同时,深入分析这些西夏字的反切上字,从而从西夏字、反切上字与注音汉字之间的语音差异上,论证其所表示是较来母、日母的浊音性质更浓郁的西夏语舌齿浊音类的语音,而并非西夏语的邪母、禅母音。在讨论汉文复字注音形式中,也正是通过分析西夏字、反切上字与注音汉字之间的差异,从音理上说明哪些形式表示西夏语的复辅音鼻冠音,哪些形式表示反切注音。

她还注意到与相关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比如关于西夏语有无复辅音鼻冠音的问题,就利用汉字注音的系统分析,结合现代相关民族语言的特点,得出肯定的判断。这一力作用功甚勤,汇集资料,比勘对照,考定异同,提出己见,有创意,有突破,为西夏语研究增添了新的、很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西夏语音的研究和构拟是一个长久的课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究。有多种版本的《五音切韵》的整理和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写本《文海宝韵》的研究尚属初步,汉文、藏文与西夏文的多种对音资料还须进一步整理研究,特别是西夏语与藏缅语族彝语支、羌语支、藏语支语言的比较也应深入展开。张竹梅同志在她的研究中也提出了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复辅音鼻冠音的标注形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例外?注音汉字添加符号有无趋同性? 105 韵

与《平水韵》有何关系？循环韵说明什么问题？还有西夏语的调类问题等等。看来包括西夏语音在内的西夏语的研究还要走漫长的道路。期待着今后能有更多的西夏语研究著作问世，也期待张竹梅同志的研究能够持久深入地做下去，多出成果，更上一层楼。

2004年春写于京华太阳宫寓所

第一章 绪论

历史上的西夏王国主要由党项羌人组成,活跃在公元 1038 至 1227 年的历史长河中。其疆域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甘肃省西部、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与青海省部分地区。曾与北宋、辽三足鼎立,又与南宋、金对峙而存,国号大夏。12 世纪下半叶,正值西夏王国的鼎盛时期。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正是这一时期刊行于世的。

一 作者与版本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作者,为西夏人骨勒茂才(𐽄𐽅𐽆𐽇)编著,刊行于西夏乾祐庚戌二十一年(公元 1190 年)。作者生平事略不可考。

《番汉合时掌中珠》于公元 1908 年由俄国探险家克兹洛夫(P. K. Kozlov)在黑水城(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据称此书有七种不同的残本。原书为刊本,蝴蝶装,37 页。页面 23cm × 15.5cm,文面 18.7cm ×

12cm。1989年经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先生整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本是以陆宽田先生影印的A、B本为蓝本,成甲种本(B)和乙种本(A)。所缺页面以他本配齐。书前有作者自序,序尾署“时乾祐庚戌二十一年 月日”。扉页(原第3页)有“番汉合时掌中珠”夏汉字对排书名。其下有“苏联伊凤阁、聂斯克影赠”,字迹不清。书中汉字为繁体字。书后附有黄振华等人编校的西夏文检字表。

《番汉合时掌中珠》发现以后,从抄本、抄本刊行,到影印本面世,个中曲折颇多,大致情形如下:

1912年俄国学者伊凤阁教授携其中一页至日本,我国学者罗振玉先生始见此书。1913年罗振玉先生又向伊凤阁借得九页,即影印,而得以流传。1922年伊凤阁重游北京,到天津拜访罗振玉先生,罗振玉先生即借得全书照片,遂命其子罗福成抄写,1924年由天津贻安堂经籍铺影印出版,此即为罗抄本。此书虽经整理抄校,但仍有缺页。其后又得苏联学者聂斯克寄赠数页,于1935年重校出版。该书经聂斯克补缺后,仍缺一面。1957年重校补缺,由罗福葆先生晒蓝发行。但原件始终未面世。学者研究,一般以罗抄本为据。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陆宽田先生访问前苏联,得以拍摄《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回国后经整校于1982年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刊布,书后附有《番汉合时掌中珠》全部原件。陆宽田先生分其为A本和B本。罗抄本与陆氏本亦有多处不同。黄振华等人的整理甲种本第16页有“此掌中珠者三十七面内更新添十句”字样。甲种本与乙种本“天相中”部分页面有所错乱。乙种本于书尾补缀两页共三面(黄振华等,1989;李范文,1994)。

本书所据即此本。

二 体例、性质、成书缘由

1. 体例、性质

《番汉合时掌中珠》译成汉文，相当于“夏汉袖珍双解词典”。它是一部西夏文和汉文词语、读音两相对照的词语集。所收语词根据“天·地·人”分部，各部又分为上·中·下三篇。天部下设“天形(体)上·天相中·天变下”三篇；地部下设“地形(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三篇；人部下设“人形(体)上·人相中·人事下”三篇。所收词语多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词语，涉及到天文地理、人伦道德、机构建制、草木虫鱼、日常用品等等。

此书左行竖排。每一页两面，每一面三栏，每一栏四列，每一词有四部分，每一面由 10-12 行组成。每栏第一列为第二列西夏文的注音汉字，第四列为第三列汉文的注音西夏字，第二列西夏文与第三列汉文则为夏汉词义对照。例如：

𗵑	圣	𗵑	圣
𗵑	人	𗵑	尼
			卒
𗵑	日	𗵑	墨
𗵑	月	𗵑	力。

根据这种编排方式，汉人通过第一列汉字“圣”“尼卒”“墨”“力。”，可知第二列词义为“圣人”的西夏字词𗵑𗵑，读如汉语的“圣尼卒”，词义为“日月”的西夏语字词𗵑𗵑读如汉语的“墨力。”。反过来，西夏人通过第四列𗵑𗵑、𗵑𗵑，可知第三列词义为𗵑𗵑的汉语字词“圣人”、为𗵑𗵑的汉语字词“日月”分别读如西夏语的𗵑

爰、養花。这种编排方式为西夏人和汉人学习掌握双方的语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没有发现有文献记载当时有类似今天的双语教学,但《番汉合时掌中珠》却的确成了一本推行夏汉双语教学的初级识字课本。书中词语按类编排,便于诵读记忆。

2. 成书缘由

从这种编排体例上便可以窥见作者骨勒茂才的良苦用心。西夏建国虽仅 190 年,但在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中,维持时间超过西夏的,也只有契丹的辽政权(210 年)和满清政权(275 年)。西夏之强大,国运之昌盛,如果没有较为发达的文化事业,是难以想象的。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北有鞑靼、契丹、蒙古,东南有北宋、金、南宋,西南有吐蕃、大理,西有回鹘、西辽。国内除党项羌族外,还有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其文化必然受到周边各民族的影响,而发达、文明的汉文化对其影响最大。从李元昊在西夏建国前就下令制造番文,到大批的汉文典籍被译成西夏文,可以想见党项羌人对汉文化的热衷程度。统治者虽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如此推行,但其客观上却促进了夏汉文化的交流。这种民族的杂居,文化交流的大势,也就自然而然地孕育了一大批有关番汉语言研究及应用的著作诞生。《音同》,收字最多的西夏文字书。曾于西夏崇宗乾顺元德七年(1125 年)、正德六年(1132 年)和西夏仁宗仁孝乾祐十八年(1187 年)前后三次刊行。书中仿汉语三十六字母,把西夏文字依声母类别分别纳入九品音中,且字下附有反切。《文海》,一部大型的西夏文韵书,仿《广韵》而作,大约成书于 12 世纪中期。此书是西夏语言、文字、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除此而外,还有《义同》、《圣立义海》、《要集》、《五音切韵》等西夏语言文字著作。《番汉合时掌中珠》则是 12 世纪末(1190 年)问世

的,而且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西夏文后有注音汉字的文献。同时,还有大量的用西夏文译写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还有大量的佛教经典。西夏王朝对汉文化的认同,更进一步促进了夏汉民族、番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正如作者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写道:

凡君子者,为物岂可忘己,故未尝不学。为己亦不绝物,故未尝不教。学则以智成己,欲袭古迹;教则以仁利物,以救今时。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何则?先圣后圣,其揆未尝不一故也。然则,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合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人,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如此则有逆前言,故茂才稍学番汉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惭怍,准三才,集成番汉语节略一本。言音分辨,语句昭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语句虽俗,学人易会。号为《合时掌中珠》。贤哲睹斯,幸莫晒焉。

时乾祐庚戌二十一年 月日骨勒茂才谨序

为了促进和方便西夏人与汉人的沟通、交流、融合,骨勒茂才可谓不遗余力。也正由此,《番汉合时掌中珠》所收词语更具生活化,所标注的夏汉字音读也应更具口语化。它所记录的应该是12世纪末广大西北地区的汉语及西夏语活生生的语音。八百年前,它成为沟通夏汉民族交流的桥梁。八百年后,它又成为解读西夏文字、重建西夏语音系,打开尘封已久的西夏历史的金钥匙。

三 材料和方法

《番汉合时掌中珠》刊行前后,还有一些有关西夏文的研究文献及碑刻等。如前所述,有大型西夏文献《音同》、《文海》之类,还有《五音切韵》,有甘肃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便在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仍长期存世。有居庸关的六体石刻,有保定的西夏文经幢等。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西夏文与藏文对音的材料。研究西夏语,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利用的。本书则以《番汉合时掌中珠》为主要研究对象。

《番汉合时掌中珠》最大的特点在于,书中所收西夏字,每一字都有汉字注音;每一个汉字都有西夏字注音。这种对音材料是实实在在的。此书作者系西夏人,出版年代是确定的,所反映的语言(方言)地域也基本可以确定,反映语言(方言)真实面貌的可信度极高。因此,我们以此书中与西夏文对音的汉字为主要研究材料,通过对这些汉字声韵的分合离析,考察汉语西北方音在12世纪末的语音变化及音系面貌,然后再通过对音关系,探索西夏文字所反映出来的西夏语的音系面貌。西夏语的声母类别,主要以其对音的汉字声母所属的三十六字母类别为据,同时参考其在《音同》中的音品划分而定。西夏语的韵母类别则主要以与其对音的汉字在《广韵》中的分合以及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演变 为据,同时参考其在《五音切韵》中的分韵而定。总而言之,我们的意图主要在于通过《番汉合时掌中珠》自身的内证材料,来研究西夏文,进而考察这些西夏文所反映出来的西夏语的音系面貌,语音特征。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编纂形式是夏汉文逐一对音。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这部书来了解西夏语,那么这部书中所出现的汉字以及这些汉字的声韵类别便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从这一角度来说,书中的汉字是最真实、最直接的语言材料,而其它则只能算作间接材料。由于不熟悉藏语,对有关藏文资料,只作为参考,书中一般不涉及,因为我们的宗旨仍旧在夏汉对音的研究上。

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内证法的基础上进行对比排列分析。以声母为例。首先找出西夏文同类声母的注音汉字,再查检它所标注的西夏字属《音同》中哪一品,如若完全相同,则据注音汉字声类确定西夏字的声类;如果不完全相同,则通过对比,分析其不相同的原因,尽可能找出症结所在,予以说明。同时,还要翻检此类声母字在以西夏字标注汉字读音部分的分合情况。两相参校,最后确定西夏字所代表的声母类别。同时,也相应地反映出西夏语与汉语声母的对应关系。

四 关于构拟

比起对比排列汉字和西夏字来说,西夏语的音值构拟的难度更大一些。我们以为,西夏语是一种不同于汉语的党项羌人的语言。它既不是汉语,也不是汉语的西北方言。学术界基本认可,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我们没有理由把西夏语当作汉语来构拟,更不能把它构拟成汉语的一种方言语音。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得到郑张尚芳先生的指点,遂意识到西夏语与藏缅语族各语支尤其是羌语支的亲密关系。从孙宏开、黄布凡等先生所研究的成果看,西夏语与尔龚(道孚)语、木雅语较为接近,同源词现

象较多。比方说,塞擦音前面的鼻冠音、单元音韵母分三套、没有韵尾等等。再比如尔龚(道孚)语中的声调不具有音位作用,单音词有一定的高低调等。通过词汇比较还发现,西夏语与木雅语也相当接近。因此,在西夏语的音值构拟中,以注音汉字为座标,《唐五代西北方音》为座标系,藏缅语的各语支,特别是羌语支的木雅语和尔龚(道孚)语为参照系。以韵母为例。我们首先确定西夏字在《五音切韵》105韵中的韵属,然后再看为其注音的汉字的韵属,从《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第十世纪”语音出发,参照“近代”语音,推演注音汉字所代表的韵属及其在十二世纪末的语音面貌,然后,参照木雅、尔龚(道孚)等诸语言,构拟出西夏语的音值,特别是标有汉文复字注音的西夏语词的音值。对汉语所没有的西夏语音,则根据注音汉字的具体情况,从音理上推演拟测。对诸位前贤的构拟,则择其适者而认可之,其不适者则径改之,恕不一一指出。不恭之处,敬请谅解。

无论西夏语还是汉语,在《番汉合时掌中珠》中,都是通过非音素文字记录并得以保存下来。研究西夏语,这些注音汉字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汉字毕竟不记录音素,故而在与西夏语的对比研究中,所采用的材料有时难免过于生硬,甚或难于自圆,因无奈而采用一些权宜之法也是在所难免的。

研究中所采用的参考材料,见有关章节中的介绍。

第二章 西夏语的声母系统

西夏文献《音同》已经告诉我们，西夏语的声母共有九类三十六个，一同汉语的三十六字母。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仿照汉语三十六字母而来的，不可确信。那么，西夏语中究竟有多少个声母？可分为哪几类？它与汉语三十六字母的异同在哪里？声类上？音值上？这一系列问题希望能通过《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夏汉对音研究得到解决。好在能看到《音同》、《文海》等西夏文献，又有我们较为熟知的注音汉字，对弄清楚西夏语的声母问题，帮助是很大的。对我们而言，西夏文字虽已是历史文字，但我们可借助《音同》、《文海》等西夏文献来鉴别其身份地位；汉字却是活的文字，又有《广韵》、《集韵》、《平水韵》等历史文献佐证，假如我们不识西夏字（本来就是），那我们只有通过注音汉字来了解了。因此，我们拟通过对注音汉字声母类别的分析，来判定西夏语的声母类别，而不是直接通过西夏语去研究西夏语，这就是《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魅力所在。当然，各类相关的历史文献，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一定要参考的。为了方便起见，行文中我们仍以《音同》九品为序，按三十六字母名称分类研究。